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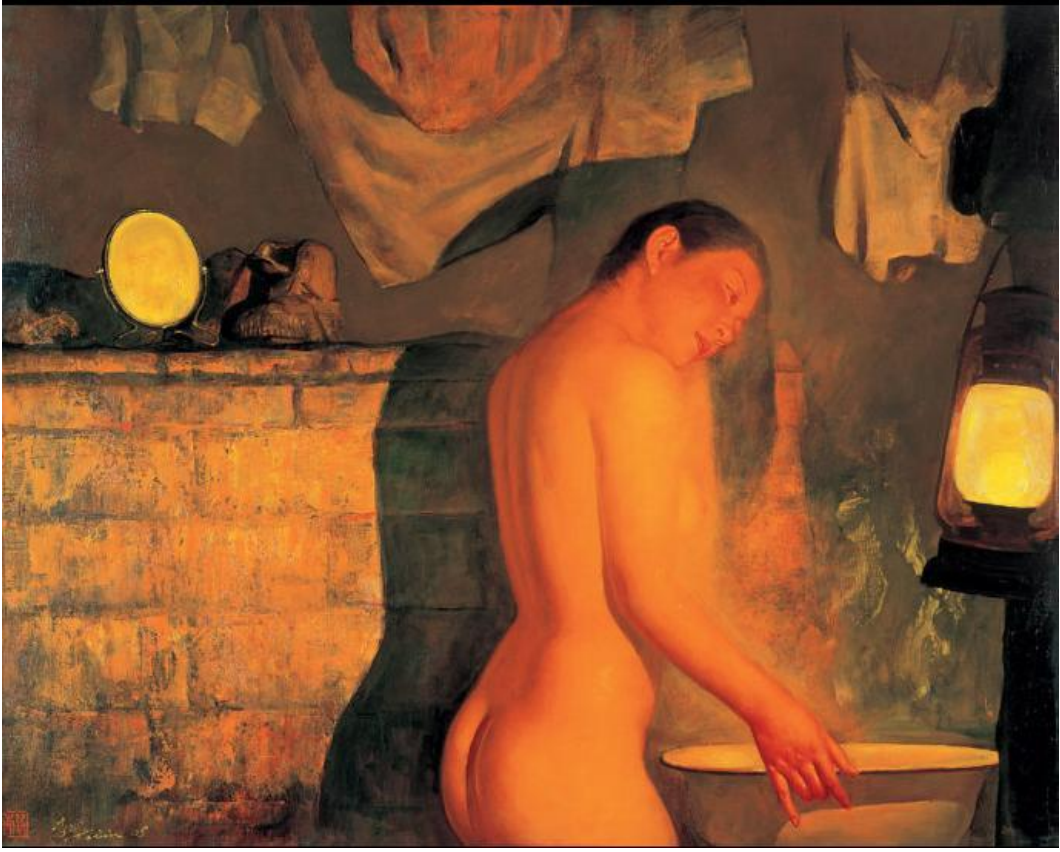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地方叫西塬(5)- 脸红的事

三孔窑，男生一孔，女生一孔，另一孔作库窑。厕所男女共用，是用一捆一捆的柴围起来的。头几天发生过令少男少女脸红的遭遇，后来大家都墨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，要在厕所外边先咳嗽一声。后来觉得这个办法不太方便，跑到厕所跟前，外边咳嗽一声，里面也咳嗽一声，是在外边等呢，还是回去？于是就正式规定要在柴堆上挂个显眼的东西，像围巾、帽子什么的，老远就能看见。

每次如厕，特别是清肠时，最好带上树枝棍棒，以便挡驾外面守候的清洁工。狗还算聪明，吼两声就不敢进来；猪真是笨，不管怎么吼总是一个劲儿往里拱。你刚办完公，后面就会响起不和谐的交响声。这些清洁工都尽守职责，每次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。

说到脸红的事，有两回还真让我脸红了。女生虽然只有四个人，但我们还是把大一点的窑让给她们住，在她们的窑里做饭。有的知青点专门留下一个人负责做饭，有的轮流做，我们决定轮流做。有一天轮到我做饭，晚上我准备发玉米面，第二天早上好蒸发糕。那时候没有敲门习惯，况且还没到就寝时间，听见女生窑里有说话声，我就推门进去了。没想到女生们正在烧水洗澡，也没插上门，弄得我一个大红脸。不过窑里蒸汽腾腾，实在是没看清什么，女生们也没惊叫，所以没发生什么“缺德”“丢脸”的事。

第二次让我脸红是去公社打煤油。一大早翻过一个山梁，路过大贤村，想跟那个村的知青要一口水。他们也是两孔窑，男生女生各一孔。我推了推男生的窑门，里面插上了，就拍了拍门。没想到里面冒出了一个女生的声音，“谁啊？”我急忙倒退两步，回了一个“我”，定住眼神，看准了没拍错门。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门咣响了，里面男生听出我的声音说“进来吧，这么早上哪去？”我推门进去一看，三男三女同炕成对而卧。我目不斜视，假装没事，到窑里水缸崴了一瓢水喝下去，支支吾吾地搪塞他们的热情招呼，又以最快速度抽身而逃。出来觉得脸有点热。



“油灯的记忆” 画家李斌作品